

靠什么“兜”住最后的贫困人群

河南武陟贫困兜底户群体蹲点观察

马大兴说，以前为了照顾孩子，除了种两亩地吃饭，啥也干不了。现在住到医养中心，孩子越来越好，自己还有了收入，算是看到希望了。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三张床，我睡中间负责维护治安呢。”妻子和女儿都是重度精神残疾的刘新年自嘲，以前不得不出门时，就把两人分别拴在两棵树上。

杨变泉和村委会重新签订包帮托养协议：生活照顾和身后事都由村委会负责。去世后宅基地和房屋归村委会集体所有。以后不管谁当选村委会主任，无论换届与否，都要负责到底。

本报记者王烁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贫困兜底户因病、因残、因老而成为“贫中最贫、困中最困”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脱贫难、返贫风险大，解决兜底户脱贫问题，是实现小康路上不落一人目标、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所在。

河南省武陟县探索提出了贫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采取集中医养、亲情托养、邻里托养、慈善托养、包帮托养的模式，同时延伸公益岗位、就业培训、创业发展、金融贷款、家庭医生、医疗救助、社会救助、慈善救助等服务，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兜底服务体系，确保贫困兜底户生活有保障、有尊严、有依靠。

集中医养“兜”住“贫中最贫、困中最困”

2020年10月29日，秋风渐凉。

在河南省武陟县大虹桥医养中心的康复大厅里，35岁的马伟双手拄着助行器，一圈圈地走着。

“我一次能走10多分钟了。”马伟额头已经布满细密的汗珠，脸上却洋溢着微笑。

1985年12月，马伟出生在大虹桥乡布庄村。从小习武，13岁那年冬天，不小心从武校楼梯上滑倒摔伤。

去医院后，被诊断为“强制性脊柱炎”。从最初浑身疼痛难忍、无法站立行走，逐渐发展为全身关节僵直无法动弹，完全瘫倒在地。

“全身只有胳膊和嘴能动，连翻身都不会。吃喝拉撒完全不能自理，是个仅能说话的‘植物人’。”父亲马大兴说。

一方面四处看病花销巨大，一方面因为要照顾马伟，父母都无法外出打工，这个家庭陷入了贫困的深渊。2017年，马伟家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8年4月，在武陟县健康扶贫政策支持下，马伟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实施了双侧股骨头置换手术。经过20多天的住院治疗，他可以拄着拐慢慢行走。

好景不长，一次意外摔倒导致病情再次急剧恶化。马伟身体越来越差，逐渐封闭自我，不再愿意与人交流。

“亲戚朋友绝望了，劝我放弃这个孩子。”马大兴回忆。

脱贫攻坚持续深入，同期的建档立卡户纷纷脱贫。马伟家不但没有脱贫，境况还越来越差，成了贫困兜底户。

目前在武陟县，像马伟家这样脱贫难、返贫风险大的贫困兜底户共有465户。记者调研发现，这个群体中因病、因残、因老而缺乏劳动力致贫者居多，基本属于“贫中最贫、困中最困”的弱势群体。

“眼下要紧的是怎么让他们能够脱贫，让他们能过上总书记所说的高质量生活。其次，这些是最弱势的群体，等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帮扶责任人撤离了怎么办？将来这些人的生老病死和自己无力解决的大事小事以及各种隐忧找谁？”武陟县委书记秦迎军说，“这是一个涉及贫困兜底户群体长效机制的问题，国家将来应该出台长期政策，作为基层党委，武陟县探索提出了贫困兜底户‘五养八延伸’工作机制。”

首先是按照焦作全市部署，以医养为中心，按照“分类管理、就近入住”的原则，全面实施集中医养政策。

武陟县是焦作最早试点集中医养扶贫的县区之一。据武陟县卫健委主任王国强介绍，该县累计投入6000万元，依托县养老中心、精神卫生医院和大虹桥、圪垱店和嘉应观等6个乡镇卫生院，按照统一标准建设了8个医养中心，设置医养床位908张，优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重度残疾人进行集中医养。

2019年3月，马伟被列为集中医养保障对象，顺利入住大虹桥医养中心。他的主管医生分析研究了他的病情后，为他定制了个性化的康复保健计划，包括如何用药、如何康复、康复频次和具体时间等。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锻炼，马伟的病情开始好转，自己可以穿衣、走路、上厕所，甚至还能干些轻体力劳动。精神状况得到改善，人也开朗了许多。

医养中心还聘请他的父亲来做护工，除了儿子，还护理其他6个人，管吃管住，每个月能挣四五千元。

“以前为了照顾孩子，除了种两亩地吃饭，啥也干不了，即使这样孩子还是照顾不好。现在住到医养中心，孩子越来越好，我还有了收入，算是看到希望了。”马大兴感慨道。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

老钱一分不给老人，还想尽办法跟老人要钱，甚至

杨变泉自己种的菜，都不让他吃。

杨变泉多次到村委会反映，要求解除和侄子

面临的同样的问题。

乔庙乡杨洼一街72岁的杨变泉，早年因为家

穷未婚，多年来四处打零工讨生活。由于年龄过大，工地不愿接纳，几年前回到了村里。按照政策，当地政府为他办理了分散供养五保户，每月给他

近700元的兜底扶贫费用，直接打到银行卡里。

按照农村的惯例，他的生活由亲侄子一家照

顾，死后宅基地、房屋等财产归侄子继承。但是侄

媳妇却直接把他的卡收走，不仅政府给的兜底养